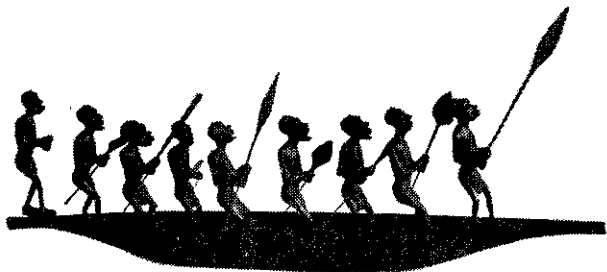


非洲文化

我國派遣農耕隊到非洲，已有十多年的歷史。許多農家子弟到過非洲，在異國辛勤耕耘，以中國人的智慧與工作精神，爭取中非國民友誼。

你想了解非洲嗎？你對於非洲文化知道多少？請注意本刊下期專稿。洪本撰著，附有珍貴照片多幅。



——我急於知道事實真相，也希望事實並沒有如我想像的可怕。

「媽，請你立刻告訴我！」

「秀玉，」婆婆平靜了許多——但是我仍然看出，她努力抑制住極大的悲哀：

「你公公去世那年，我才三十歲，遺下五個嗷嗷待哺的幼兒。我只有認命，悲傷有什麼用？孩子們和我自己都需要活下去！」

婆婆說到這兒，淚水就禁不住地泊泊流下：「阿森，這可憐的孩子很乖，又懂事。不但不用我操心，還能幫我做事。」

不論家裡田裡，老實說，我的勇氣都是阿森的行動激發的。就這樣，我們的家才能進入小康之境。

阿森的天資又好，能進入鄉裡多少富有人家羨慕的國立大學。可是——老天不長眼睛，他跟他爹爹一樣，也患了這絕症。」

「阿森，他？他！」我愣住了。久久，我才茫然地搖著頭：

「沒有理由，一百個沒有理由。阿森不會死！」

「他確是去了，」婆婆淒然地：

「秀玉，你必須接受這個事實！」

「我不能相信！」我無助地看著婆婆。

「聽我說，秀玉！」婆婆止住眼淚，冷靜地說：

「半年前他感到身體不適，到醫院去檢查才發覺是胃癌。大夫診斷出來，決過不了六個月。」

可憐的孩子，他知道了也沒有說什麼，只要求把他的眼角膜移植給你，我自然答應了他。

他很冷靜的安慰我，不要悲傷。

他要我不讓你這知道這件事，即使手術後也不要告訴你。

他編造了許多故事，比如出差，到日本去受訓；可是，這些事能永遠瞞住你嗎？」

我不言不語，此刻我的內心空空蕩蕩地。

「秀玉，這半年來，他的痛苦是無可比擬的。半年前他就沒再去上班了，爲了不讓你這知道，他把痛苦隱藏起來。一個人最痛苦的，莫過於抑壓痛苦，強裝快樂！」

「媽！」我心裡有如一萬支尖針在穿扎，我無法忍耐，不禁放聲大哭起來。

「秀玉，你不能太傷心，那會傷害阿森的眼睛，現在的你，不是你一個人，在你身上有阿森的一部分。看到你，我就像看到阿森一樣！」

殘秋，我接受婆婆的建議，搬回到山裡去。

搬運家具的卡車，穿過農場碎石道上。

清晨的陽光從疏疏落落的樹林照射出來，迎面晨風送來七里香的清香。

倘若時光能倒流，這一切就像是在昨天。



此刻車後灰塵滾滾，幾片楓葉墜落在夕陽晚風裡。我心裡在想，倘若時光能倒流，但願它能倒流。

——全文完

徵稿

本刊各欄都歡迎投稿！我們經常需要照片、訪問特寫、兒童故事、刊頭、小說、家庭實用及趣味性短文。照片放大爲明信片大小，來稿寄本刊編輯部簡小姐。

我心裡有如萬箭穿心，不禁放聲大哭！